



## 非常时期的日常

□张存

天是灰的，白的，蓝的，层次分明。因为疫情，以往热闹的春节变得异常安静。

我看到不空（群友网名）发在微信群的文字，很喜欢。立春早晨，我在阳台上张望，楼下的玉兰悄悄地开了。小区里，几乎没有人。我戴好口罩，下楼去扔垃圾，看到小区的几个出口封住了，只留一个通行，进出的人都要测体温。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，将人和大自然无形地隔绝了。平衡虽然暂时被可恶的疫情打破，可季节的更替却无法阻止。人在岁月静好时想要经历，但当灾难真的来临，我们却毫无准备。季节却已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，不疾不徐地次第拉开。

莫泊桑曾经说过，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。有时，我可能脆弱得一句话就泪流满面，有时，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。

我也为自己感到欣慰，手中的一支笔，竟也写了近三十年的光阴。就因为这份坚持，才得以结识诸多文朋师友，令我无比欢欣。三江群，是我天天都会关注的一个微信群。这些群友，都是曾经报纸副刊的作者，梧桐雨、风轻、三生居、雨田、想空、珊瑚、不空天涯、慧静、北燕……这些来自医生、教师、机关、企业的群友，构成了一个斑斓的世界。

运动达人北燕，她和丈夫都是马拉松赛跑的铁粉。她曾组织群友AA制的聚会，而且每一次聚会都安排得很妥帖。定餐馆、点菜，跑来跑去，很是辛苦，可她从不抱怨，乐此不疲，我们都心存感激。春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，北燕就在群里吆喝：这次聚会定在2020年2月2日。我们偷笑着，却翘首以盼。

年前，梧桐雨回湖北老家了。她说，路上的车很少，一路畅通。后来她写了一篇回乡的文章，我们才知道，她这一路也是心惊肉跳。转眼过年时，疫情已经很严重，武汉更甚，她不能返回宁波，我们不免担忧。

平时，那些群友都喜欢聊养生，晒晒自家的菜肴什么的，我们戏称老年群。可自打疫情一来，一切似乎都改变了。我们都关注着疫情的进展，专注群友和家人的健康。聚餐的话题就此束之高阁，不再提及。

北燕说，她和小葫芦，将20斤重的大米搬到了七楼。就是不坐电梯，怕交叉感染。她们娘俩身单力薄的，强大起

来竟然如此惊人。看来人的潜力不容小觑，她们也是生活中的逆行者。

那天，我在楼道口抽烟，楼上的新住户是刚从安徽老家回来的，在自我隔离。他们一家下楼，那个男的居然没戴口罩，我躲也来不及，只能扭转头。老婆问我，刚才是不是楼上的？我说，是的。她连推带骂地要我赶紧去买酒精。我出去转了一圈，所有的药店都是口罩和酒精已卖完。我悻悻而返。老婆只得联系单位的同事，幸好那里还有，我就拿着小瓶子去倒了一些回来，解了燃眉之急。群友不空说，不要心存侥幸，他们医院里的一个病例，就是因为没有戴口罩，只有过15秒的接触就感染了。想想，都后怕。

群友想空的医院，每天都有很多就诊的病人。那里每天需要很多的口罩、防护服、防护镜和消毒水。想空说医院一直在找援助的单位。顺水流说，他国外的同学运来一批防护服，给你们一些。隔了一天，同学的防护服果然运到了。谢天谢地。雨田说，她有口罩的供应点，可以对接。口罩也解决了。谢天谢地。民营企业也为他们医院提供了消毒水，可以用一个月。谢天谢地。珊瑚说，她缝制了很多的布艺口罩，送到敬老院去。疫情面前，我们虽然不能见面，但群友间的心却越来越近了。

天涯已经开始写2020非常日记——春天在来的路上。一个好的作家，就是生活的记录，是思想和温度的记录者。天涯正是这样的作家。

风轻说，她准备去南站当志愿者了，给进出的旅客测体温。她发上来一张照片，穿着防护服，戴着口罩和眼镜，和平时判若两人。为有这样在疫情危急时自觉在第一线的逆行群友，我们既高兴又担忧，五味杂陈。

比起那些群友的日常，我还是清闲的。春节，隔天去单位加班。老老实实戴好口罩，赚钱养家糊口。不加班时，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，陪老婆和女儿。虽说老婆的唠叨没完没了，可转念一想，这不就是家的味道吗？也就释然了。

我家的边上是甬江。我每天看着潮涨潮落，心情很平静。疫情也如同潮水，有起有落，会退去的，终将会退去，我们又将恢复以往的日常。希望我们群友的聚餐能早一点到来。

## 相思无所寄 只待春风起

□潘玉毅

早上起来，像往常一样打开窗户，忽有鸟鸣声从窗外传来，我四下里张望，却没有看见飞鸟的影子。立春已过，空气里略带着清寒，屋外没有阳光，没有和煦的春风，连人语声都无，只有宣传防疫的喇叭声四处回响。

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久久不退的关系，无论城市还是乡村，都开启了“半闭关”模式。除了去防疫检查点做志愿者和去单位轮岗上班，我也几乎闭门不出，成日里围着电视和书籍，学那参禅的老僧，试着静心、入定，然而心却怎么也安定不下来。

这段时间，我们眼里所见、耳中所闻都是关于疫情防治的消息。因为疫情，医护人员冲在一线，干部群众严防死守，市民百姓守望相助；因为疫情，我们告别了远游，告别了走亲访友……我们心里盼着念着，每日翘首以待：这疫情几时可以结束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破封而出，驰援前线的“战士”又会在何时归来？

因为鲜少出门，即使出门，也是匆匆而去，匆匆而返，慢慢地，我们淡忘了这个世界这时候该有的模样：路边的玉兰开花了吗？河边的柳树发芽了吗？水里的鱼儿是否已经游出水面与空中的鸟雀互相呼应？田间的草籽可曾探出小小的脑袋打量这个世界？诸如此类，悬在我们脑海里的问号有很多，由于不能出去踏春，这些往常随处可见的东西全都成了想念。

春耕在即，往年这个

时候，村庄里的农人早已在田间地头忙碌了，但今年，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，大家都将田事放下了。那些向以“吃过的盐比你们走过的路还多”自诩的老人，也收敛了脾气，和年轻人一样，关起门来，一个“宅”字概括了他们日常的状态——多数时候窝在房里看电视，实在待不住了，就到庭院里的菜畦上翻一会土；那些平日里喜欢串门的大妈也都管住了自己的双脚，宁可对着一棵树唠叨，也不到人多的地方闲聊。

除了上班族，马路上看不到多少行人和车辆。很多人都在感慨，繁闹的城市从未如此时这般宁静，宁静得有些陌生。事实上，不止街市，这个冬春之交，很多东西都是陌生的，元宵节是陌生的，立春、雨水等节气亦是陌生的，但同时又是如此的熟悉。疫情面前的齐心协力、“逆行者”的坚定足迹，落入人们眼里，一如既往的暖心。

疫情延长了很多人的假期，裹住了很多人出行的脚步，但它挡不住春天的来临。相信要不了多久，春风将从我们的记忆里走到我们身边，届时，一切都将过去，包括疫情。人们脸上久违的笑容，会同花儿一起绽放，会像阳光一样温暖。

相思无所寄，只待春风起。愿春风过处，云烟消散，病毒皆无；愿春风过处，日日寻常，一切安好；愿春风过处，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，自由地出去呼吸新鲜空气，到田野里，到小河边，到旅游景区，可以无所顾忌地走亲访友，同邻居说话，可以上班打卡，为日常的琐事忙碌和烦恼。

第6786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